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Gabriela Mistral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选

赵振江 译



20 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赵振江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选/(智利)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著;赵振江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11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5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5237-5

I. 卡… II. ①卡…②赵… III. 诗歌-作品集 智利-现代
IV. I78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6594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62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4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fbbooksell@vip.163.com)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一辑

- 《乔伊斯诗全集》 (爱尔兰) 乔伊斯 著
《狄兰·托马斯诗选》 (美国) 狄兰·托马斯 著
《切·米沃什诗选》 (波兰) 切·米沃什 著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西班牙) 安东尼奥·马查多 著
《保罗·策兰诗选》 保罗·策兰 著
《伊凡·哥尔诗选》 (法国) 伊凡·哥尔 著
《耶胡达·阿米亥诗选》 (以色列) 耶胡达·阿米亥 著
《里尔克诗选》 (奥地利) 里尔克 著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美国) 伊丽莎白·毕肖普 著
《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 卡瓦菲斯 著

第二辑

-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 (美国) 约翰·阿什贝利 著
《W·S·默温诗选》 (美国) W·S·默温 著
《聂鲁达诗选》 (智利) 聂鲁达 著
《叶芝诗集》 (爱尔兰) 叶芝 著
《索德格朗诗全集》 (芬兰) 索德格朗 著
《博尔赫斯诗选》 (阿根廷) 博尔赫斯 著
《吉皮乌斯诗选》 (俄罗斯) 吉皮乌斯 著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俄罗斯) 曼德尔施塔姆 著
《美洲译文选》 马尔克斯等 著
《非洲诗选》 索因卡等 著

第三辑

- 《格雷戈里·柯索诗选》 (美国) 格雷戈里·柯索 著
《沃伦诗选》 (美国) 沃伦 著
《勃洛克抒情诗选》 (俄罗斯) 勃洛克 著
《伽姆扎托夫爱情诗选》 (俄罗斯) 伽姆扎托夫 著
《波普拉夫斯基诗选》 (俄罗斯) 波普拉夫斯基 著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 (瑞典) 特兰斯特罗默 著
《阿蒂拉·尤若夫诗选》 (匈牙利) 阿蒂拉·尤若夫 著
《菲利普·拉金诗选》 (英国) 菲利普·拉金 著
《英国当代诗选》 布莱克·莫里森 安德鲁·莫申 编
《二十世纪冰岛诗选》 斯泰纳尔等 著

第四辑

- 《梅利尔诗选》 (美国) 梅利尔 著
《保尔·艾吕雅诗选》 (法国) 保尔·艾吕雅 著
《彼得·霍恩诗选》 (南非) 彼得·霍恩 著
《鲁文·达里奥诗选》 (尼加拉瓜) 鲁文·达里奥 著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 著
《古米廖夫诗选》 (俄罗斯) 古米廖夫 著
《英美十人诗选》 爱德华·托马斯等 著
《1950年后的美国诗歌：革新者和局外人》 埃利奥特·温伯格 编
《二十世纪英语诗选》 傅浩 编
《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 王家新 编

第五辑

- 《R. S. 托马斯自选诗集:1946—1968》 (英国) R. S. 托马斯 著
《雅姆抒情诗选》 (法国) 雅姆 著
《德瑞克·沃尔科特诗选》 (圣卢西亚) 德瑞克·沃尔科特 著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选》 (智利)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著
《马里奥·贝内德蒂诗选》 (乌拉圭) 马里奥·贝内德蒂 著
《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选》 (葡萄牙) 费尔南多·佩索阿 著
《谷川俊太郎诗选》 (日本) 谷川俊太郎 著
《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 (罗马尼亚) 安娜·布兰迪亚娜 著
《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 鲍有斌 编
《北欧现代诗选》 鲍有斌 编

策划：王亚民 楚尘



出版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极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二十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二十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五十种,分五辑推出,每辑十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二十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二十世纪是人类迄

今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围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柔情似水 壮志如山

——米斯特拉尔的生平与创作

赵振江

“卡夫列拉的风景有一种分不出日期的模糊。她的中心标志是岩石，这是岩石冷却后的太阳，是化做坚硬物质和绿色苔藓的时间，是对复活的承诺。”

——奥克塔维奥·帕斯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迄今为止，十位获此殊荣的西班牙语作家中惟一的女性。“她那富于强烈感情的抒情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了整个拉丁美洲理想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智利这样一个人口不过千万左右的国家，却产生了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卡夫列拉·

米斯特拉尔(1945)和巴勃罗·聂鲁达(1971)。无论是诗品还是人品,两位诗人都恰恰代表了智利的两种相反相成的自然品格:如果说聂鲁达宛似南方波澜壮阔的大海,米斯特拉尔则像北部峥嵘巍峨的高山。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这高耸入云的大山下面,却孕育着炽热的熔岩,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看上去“以为她是大理石,其实却是活生生的肉体”。

米斯特拉尔生前主要发表了四部诗集:《绝望》(1922)、《柔情》(1924)、《塔拉》(1938)和《葡萄压榨机》(1954)。此外,她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作品。她死后的第二年,智利圣地亚哥的太平洋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部散文集《向智利的诉说》。1967年,在巴塞罗那又出版了她的《智利的诗》。

翻开米斯特拉尔的诗集,尤其是《绝望》集,我们很快便会发现,它并不是以语言的典雅和形象的优美令人瞩目,更不是以结构的精巧和韵律的新奇使人叫绝,而是以它那火一般的爱的激情感染着读者。这里所说的爱包括炽烈的情爱、深沉的母爱和人道主义的博爱。正是这种奔腾于字里行间的爱的激情,使她的作品在群星灿烂的拉美诗坛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米斯特拉尔的青年时代正是拉美现代主义诗歌的晚期,“逃避主义”已为“新世界主义”所取代,但新的诗风尚未



形成。

米斯特拉尔与现代主义诗人们迥然不同，她的人生经历和诗歌创作是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因此，要研究她的诗作，首先要了解她的人生。

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原名叫卢西拉·戈多伊·阿尔卡亚加，1889年4月7日（一说为6日）生于智利北部艾尔基山谷的倒数第二个小村上。巍峨的群峰造就了诗人的品格，动听的鸟语陶冶了诗人的灵性，那“芬芳的土地”培养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家乡的深厚感情。

对于她的血统，有人说她是西班牙巴斯克人的后裔，有人说她是梅斯蒂索人（白人与美洲土著的混血）的后裔，还有人认为她的家族有犹太人的血统。后者仅仅是根据诗人对犹太人的同情和对《圣经》的态度推断出来的，不足为凭。

米斯特拉尔的父亲名叫赫罗尼莫·戈多伊·维尼亚努埃瓦，曾是小学教师，但他生性好动，像个“吉卜赛人的国王”，能够弹着吉他像吟诗人一样即席演唱。在女儿三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家乡。诗人曾回忆说：“由于他总是不在，我对他的记忆可以说是痛苦的，但却充满了崇拜和敬意。”女儿从他那里继承了好动而又坚毅的性格、诗人的气质、出色的记忆力和一双绿色的眼睛。诗人的母亲叫佩特罗尼拉·阿尔卡亚加·罗哈斯，这是一位俊秀而又善良的女性，她与诗人的母女之情是感人至深的。在米斯特拉尔的童

年,有两个人曾对她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一个是她的祖母,另一个是她的同母异父的姐姐艾梅丽娜。每当星期天,母亲就叫她去看望“疯祖母”。祖母是村上惟一有一本《圣经》的人,并且不厌其烦地叫孙女一遍又一遍地朗诵,从而使它成了米斯特拉尔的启蒙课本,使这本“书中之书”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给她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实际上,她对《圣经》的记忆比对祖母的记忆要深刻得多。艾梅丽娜也是小学教师,比卢西拉年长十三岁,是她真正的启蒙老师。这是一个十分不幸的女性:母亲的私生女,从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生身父亲,结婚不久丈夫就死了,后来又失去了惟一的儿子。艾梅丽娜给妹妹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评论家们认为,《乡村女教师》就是诗人对她的刻画和颂扬。向姐姐学习了最初步的知识以后,卢西拉曾进过艾尔基山谷维古尼亚的小学。校长阿德莱达是一位盲人,需要有人为她领路。卢西拉不卑不亢地接受了这个工作,就像后来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阿德莱达委托她为女学生们分发纸张,但这些姑娘们连领带偷。当这位“有眼无珠”的校长发现纸张少了时,竟在全校师生面前将她当做贼来训斥。不善言辞的卢西拉无法申辩,当场昏了过去。晚上回家时,偷教材的姑娘们早已在街上等着她,沿途用石块对她进行袭击。当她跑回住处时,已是头破血流。多年之后,米斯特拉尔已是著名诗人,有一次又回



到维古尼亚，正赶上一个人的葬礼，她就信步跟着人们走到墓地。一位陌生人还送她一束鲜花，叫她放在死者的棺材上。当她询问死者是谁时，人们告诉她：“就是阿德莱达，小学校的校长。她是盲人。您不记得了吗？”卡夫列拉听后立即答道：“我永远也忘不了她！”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在卢西拉坚毅的性格中，又添加了孤僻的成分，并在她的心田上播下了神秘主义的种子。

这个在大山中长大的姑娘从小就表现出诗歌方面的天才。九岁就能即兴赋诗，让听众惊得目瞪口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她没有进过什么正规的学校，她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主要来自耳闻目睹、刻苦钻研和博览群书。但丁、泰戈尔、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乌纳穆诺、马蒂、达里奥等文学巨匠都曾是她老师，至于法国诗人米斯特拉尔（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意大利诗人莱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对她的影响，从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这个笔名上即可看出。

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卢西拉从十四岁起就开始工作，在山村小学做助理教师。她勤奋敬业，得到的却是校长和村民们的奚落和辱骂。二十岁时，她已在省内的报刊上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引起人们的瞩目。因此，从1910年起，她从助理教师转为正式教师，又从小学转到中学，并先后在蓬塔阿雷纳斯、特木科和圣地亚哥等城市担任过中学校长的

职务。1914年她参加了智利作家艺术家联合会在圣地亚哥举行的“花奖赛诗会”，以三首《死的十四行诗》荣获了鲜花、桂冠和金奖，从此便沿着荣誉和玫瑰花铺成的道路青云直上。然而，腼腆的诗人为了逃避共和国总统和圣地亚哥市长的目光，尤其是为了逃避人群的掌声，她没有上台去领奖，而是躲在人丛中，欣赏当时任作家艺术家联合会主席职务的诗人麦哲伦·牟雷（她心目中的情人）朗诵时那“美妙”的声音。

1922年应墨西哥教育部长的邀请并受智利政府的委托，米斯特拉尔前往美丽的“仙人掌之国”去帮助实施教育改革。同年，在纽约的西班牙研究院出版了她的诗集《绝望》，这是她的成名作，也是她的代表作。两年后，她完成了在墨西哥的使命，赴美国和欧洲旅行，在马德里发表了《柔情》集，其中不少诗作是从《绝望》中抽出来的。1925年2月，当她回到祖国时，像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受到了全社会的欢迎。从此，她开始了新的生活。智利政府任命她为智利驻“国联”（即后来的联合国）的代表和罗马教育电影学会执行委员。1928年她赴西班牙参加国际妇女大会。1930年她迁居美国，在各地开设学术讲座。1931年，在回国途中，她访问了中美和加勒比海各国，在波多黎各和哈瓦那大学讲学，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大学参加各种活动，在巴拿马参加纪念哥伦布的活动并荣获金奖。1932年她



开始了外交生涯。她本想去热那亚做领事，但墨索里尼拒绝接受，仅仅因为她是女性，于是她不得不改去危地马拉，后来又去了法国的尼斯。1933年，她获得了“波多黎各女儿”的称号。同年7月她去马德里任领事(1933~1935)，后又去里斯本任职(1935~1937)。从1935年起，智利政府任命她为“终身外交官”。1937年至1938年，她与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家居里夫人和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在巴黎共同为“国联”工作。1937年，她决定将第三部诗集《塔拉》的版权收入献给西班牙在内战中失去双亲的孤儿。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她回到了美洲，先是居住在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1938)，后又迁居巴西的尼泰罗伊和佩特罗波利斯(1939~1944)。在此期间，她为《美洲丛刊》、圣地亚哥的《商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家报》等许多报刊撰写稿件。

1945年，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然后从斯德哥尔摩赴法国和意大利访问，并受智利政府的派遣，直接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她是联合国妇女事务委员会委员，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创建工作，起草了《为儿童呼吁书》。后来曾任驻洛杉矶(1945)、蒙罗维亚(1946)和圣巴巴拉(1947~1950)领事。米尔斯学院、奥克兰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授予她荣誉博士称号，墨西哥政府专门在索纳拉送给她土地，请她在那里定居。1951年她荣获了

智利国家文学奖并将十万比索的奖金捐给故乡的儿童。同年,发表了谴责帝国主义冷战政策的散文诗《诅咒》。1950年至1952年,她先后在那不勒斯和拉巴洛任领事。1953年任驻纽约领事。1954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同年她回到智利,受到知识界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1955年,她应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邀请,参加了联合国大会。同年,智利政府为她颁发了特殊养老金。1956年年底,她身患重病,1957年1月10日在纽约逝世。当她的遗体运回智利时,政府和人民为她举行了国家元首级的葬礼。

为了更好地理解米斯特拉尔的诗作,尤其是为了理解她的《绝望》,我们不能不谈谈她的爱情悲剧。众所周知的是:卢西拉在1909年认识了一个名叫罗梅里奥·乌雷塔的铁路职员,并且一见钟情。至于小伙子对她的感情如何,评论家们其说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乡村女教师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使她痛苦不已。后来罗梅里奥“和别的女人走了”,这更深深地刺伤了她那颗幼年时早已遭冷遇的心。罗梅里奥是一位讨人喜欢的青年,面貌清秀,性格腼腆。同年的11月25日,当他就要与另一位姑娘结婚的时候,却因为“挪用公款”(将铁路款项借给一位急需的朋友,后者无法按期归还)而开枪自杀。据米斯特拉尔的好友萨维德拉·莫里娜说,由于人们在死者的衣袋里发现了女诗人写给他的



明信片,这使卢西拉感到痛苦、怨恨、怀念和内疚。这种复杂的心情就是《绝望》集中许多名篇的灵感之源。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文学史家和专门研究米斯特拉尔的文学评论家,其中也不乏女诗人的好友,都认为在她的一生中,只有上述一次恋爱,即所谓“伟大而又是惟一的爱情”,本文作者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最近阅读了费尔南德斯·拉腊茵出版的《卡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爱情书简》,才知道这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在《绝望》之前,卢西拉有过三次失败的爱情:一次是十五岁时的早恋,对象是比她年长二十三岁的庄园主阿尔弗雷多·维德拉·皮内达,这是“无法实现的爱情”;第二次的对象便是罗梅里奥·乌雷塔,这是一次火山爆发般的爱情;第三个对象是当时已负盛名的诗人曼努埃尔·麦哲伦·牟雷(1878~1924),这时的卢西拉已经成熟、冷静,这是一次长达十年之久的近乎柏拉图式的爱情。遗憾的是在《爱情书简》中,没有一封是写给罗梅里奥的,不过从作者那些滚烫的诗句里,读者可以体会到女诗人爱得是何等的纯真和炽烈。在参加“花奖赛诗会”之前,卢西拉已经结识并爱上了曼努埃尔·麦哲伦·牟雷。他是一位现代主义抒情诗人,是当时的智利作家艺术家联合会主席,也是赛诗评委会的主席。由于卢西拉没有公开出席颁奖仪式,三首《死的十四行诗》是由他朗诵的。曼努埃尔·麦哲伦·牟雷是一位仪表不俗(他像阿拉伯国

王一样蓄着美丽的胡须)、风格隽永的诗人,是智利现代主义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诚然,他们之间的爱情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美好的结局,因为当时这位“美髯公”早已和比他年长十岁的表姐成亲,而且他从小就爱慕这位大表姐。在米斯特拉尔赴墨西哥的前一年,麦哲伦赴欧洲旅行,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面。麦哲伦·牟雷于1924年因心绞痛突发,死在弟弟家中。当时米斯特拉尔正在欧洲访问,她保持沉默。三年之后,当劳拉·罗迪格为麦哲伦雕刻的纪念碑矗立在植物公园时,她在1927年4月17日的《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智利人:曼努埃尔·麦哲伦·牟雷》的文章。由此,人们明白了她沉默的理由:“现在已可以评论此人,时间的距离已使爱的激情有所缓解。”“因为这纪念碑使他离我们远了一些,尽管是人为的,逝去的岁月似乎成倍地增加了……”在谈及他们的友谊时,米斯特拉尔说:“他择友就像蜜蜂选择玫瑰一样,选中之后,友谊便是持久和美妙的。”这持久而又美妙的友谊在爱慕与激情中将他们连在一起,达十年之久。对他的人品,女诗人回忆说:“他是一个白皙、纯洁的美男子,谁见了他都会喜欢:女人、老人或孩子。”她认为,“美洲山谷里最富有诗歌天才的头脑或许就是何塞·阿松森·席尔瓦和我们的麦哲伦。”

在1935年5月5日《商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诗人再一次敞开了心扉:“任何一个种族都会愉快地接受这高